

凤歌

著

I

灵飞经·灵曲卷

承《昆仑》 启《沧海》，
『山海经』三部曲完结篇。



灵
飞
经
·
灵
曲
卷



凤
歌
◎
著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灵飞经 / 凤歌著. —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
2017.1
ISBN 978-7-5500-2069-6

I. ①灵… II. ①凤… III. ①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02158号

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20楼 邮编: 330038
电 话 0791-86895108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(编辑热线)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jy.com>
E-mail bhzwjy0791@163.com

书 名 灵飞经
作 者 凤 歌
责任编辑 童子乐 邹 婧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装订 北京嘉业印刷厂
开 本 700mm × 980mm 1 / 16
印 张 19
字 数 361千字
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
印 次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2069-6
定 价 42.00元

赣版权登字号: 05-2017-1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

“天下第一人，世间无双道！”

一方苍青石碑，镌刻十个金字，雨水冲刷已久，字迹斑驳陆离。

一个道人站在碑前，注视良久，抬头看向前方大宅，那里青瓦连云、壮丽不凡，门首上写了“释府”二字。

“牛鼻子！”门前的家丁望着道人，只觉其形迹可疑，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“化缘！”道士答道。

家丁嗤笑一声，回头叫道：“要饭的来了！”

“贫道不要饭！”道人轻轻摇头。

“你当然不要饭，”家丁两手叉腰，面露讥嘲，“你要的是钱。”

“贫道也不要钱。”

“不要钱？”家丁疑惑起来，“那你要什么？”

道人笑了笑，指着石碑上的一个“道”字。

“什么意思？”家丁莫名其妙。

“道可道，非常道，既有世间无双之道，身为道士，贫道想要请教请教。”

家丁脸色一变：“牛鼻子，你是来挑衅的？”

“论道而已，何来挑衅？道人稽首了，烦请通报释印神释大先生。”

“你不走运，”家丁摇头，“我家老爷上开封去了。”

“何时回来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家丁大不耐烦，“牛鼻子，我家老爷天下无敌，若要挑衅生事，我劝你还是省一省！”

“天下无敌？”道人低眉一笑，伸出右手，指节瘦硬修长，骨棱棱有如竹枝。他信手一挥，指尖所过，碑上的石屑簌簌而落，“一”字上方多了一横，变成了一个大大的“二”字。

这一指惊世骇俗，家丁张口结舌，不知所措。道人若无其事，又将石碑上的“双”字抹去，跟着指尖探出，如走龙蛇，唰唰唰写下了一个“足”字。

这么一来，石碑上的文字一下变为“天下第二人，世间无足道”！尽扫狂傲之气，成了十足的讽刺。

家丁盯着道人，脸色发白：“牛、牛……你、你是谁？”

道人抬起头来，一双眸子淡淡有神：“贫道灵道人，山野无名之辈，久闻释先生自号无双之道，特来与之参详。我在十里外的乘黄观借住，释先生如若回来，还请屈驾观中，一论至道。三日为期，过时不候！”说完以后，扬长而去。

马蹄声划破清晓，释印神纵马扬蹄，眺望前方的府邸，眉间挂着一丝倦意。

“父亲！”一个少年飞步赶来，拜倒在地，“您到底赶回来了。”

“跑死了两匹马。”释印神跳下马来，拍了拍马背，那匹良驹口吐白沫，已是摇摇欲毙。

“燕之！”释印神目光一转，投向儿子，“那件事当真吗？接到飞鸽传书的时候，我正在大相国寺与智清老和尚下棋。”

“若非不得已，孩儿绝不敢惊扰父亲的雅兴。”释燕之低下头，轻声说道，“您若不信，可见石碑。”

释印神走近石碑，凝目注视。

“刚极反柔！”释印神抚摸那个“足”字，“好厉害的指力！”

“厉害”二字从他口中说出，释燕之有生以来从未听过，忍不住问道：“何为刚极反柔？”

“此字入石甚深，要想办到，非得极刚劲的指力不可，但若是至刚的指力，笔画四周必会留下裂纹，但你看这一个‘足’字，笔画圆润，轮廓柔滑，就像是有人用极柔韧的狼毫在豆腐上所书写，笔锋所向，无所凝滞。”

释燕之听得失神，喃喃问道：“父亲，您能做到吗？”

释印神笑了笑，问道：“道士还在乘黄观？”

“他进入道观以后，始终待在一间静室，除了一日三餐，根本不见外人。”释燕之说到这里，深感迷惑，“也不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？”

“风雨将至，天地必以静！”释印神合上双目，幽幽说道，“他这是蓄势待发！”

释燕之忙问：“父亲休息过了吗？”

“我在马上睡过了。”释印神掸了掸衣袖，“我这就去乘黄观瞧一瞧。”

释燕之稍一迟疑，低声说：“不知谁走漏了风声，乘黄观外来了许多武林人士。”

“那又如何？”释印神看他一眼，“你以为我会输？”

“不会！”释燕之激动起来，“父亲天下无敌。”

“天下无敌不过是虚名。”释印神漫不经心地说，“燕之，你认为我为何要立下这块碑？”

“彰显父亲的盖世武功。”

释印神摇了摇头：“这块石碑，不过是一个鱼饵。”

“鱼饵？”释燕之一愣。

“不错！”释印神纵声长笑，“我要用这个鱼饵，来钓天下高手。”说完一面大笑，一面大步流星地向北走去。

他徒步而行，快过奔马，一晃眼，骑马的家人全被抛在后面。

路过一间酒舍，释印神想起一天两夜不曾进食，当即走上前去，拍开大门。店主人见了是他，不胜惊奇。释印神也不多说，叫来烧酒牛肉，放开肚皮，痛快快饮。

释印神的“释”字并非他的本姓，他无父无母，自幼出家，可是天生气魄雄强，好酒喜肉、千杯不醉，身在空门之中，却耐不住清规戒律，终归入世还俗，成为一代强人。

释印神以释为姓，以示不忘出身，并且常常对人夸口，他与佛祖同姓，如来上天入地、唯我独尊，他释印神不求上天，但求落地，不求超越三界，只求天下一人。

家人赶到之时，他已连尽两坛烈酒，吃光数斤牛肉，面不改色，走到乘黄观外。

道观大门紧闭，门外站了一百多人，不乏州县豪客，也有败给释印神的仇家，更有无事生非的江湖闲人，来自四面八方，乱纷纷聚在一起。

释印神还俗以来，二十年横行天下，北至大辽，南至大理，西至西夏、吐蕃，东至大宋边境，纵横四方五国，求一敌手而不可得，因此孤独寂寞，立碑门外，傲视武林。多年以来，释府门前那一方石碑，好比王者之印、帝者之冕，自有神圣在焉，无人胆敢轻犯。谁知道，突然来了一个山野道士，居然刻石成字，贬得释印神一无是处。

见了释印神，众人低眉垂目，让出一条路来。释印神到了观前，朗声叫道：

“灵道人何在？释某人赴约来了！”声如洪钟，屋瓦皆震。

半晌不闻人应，道观之内鸦雀无声。一众江湖豪客心中犯疑：“莫非那道士虎头蛇尾，见到释印神本尊，就吓得落荒而逃了？”

正猜测间，黑漆大门“吱呀”一声徐徐打开，众人应声望去，门中走出一个小小道童，唇红齿白，面孔稚嫩，望着一众豪客，惊慌道：“释印神……释先生在吗？”

“我就是。”释印神踏前一步，他体魄奇伟，举手投足之间，一股气势自然涌出。小道童为他气势所迫，不自禁后退一步，脚下绊着门槛，“扑通”一下坐倒在地。

众人哄然大笑。释印神也是莞尔，说道：“小道长，你叫我干什么？”

道童爬起身来，哭丧着脸说：“小道修月，受灵道长所托，向你转述几句话。”

释印神道：“但说无妨！”

道童说道：“灵道长他说，‘神人无功，圣人无名，贫道不敢自诩神圣，但身为出家之人，不愿扬名立万，所以辟出一间静室，只容释先生与贫道两人修道。今日无论胜负高低，双方均是不必声张。释先生如果答应，便请入室一叙，如不然，还请掉头回去！’”

众豪客一听，大失所望，心想这灵道人古怪透顶，如他所说，两人闭门交手，众人看不了热闹，岂不是白跑一趟？

数百双眼睛盯在释印神脸上，释印神沉吟片刻，点头说道：“灵道长说得是，小道长，请带路吧！”

释燕之忙道：“父亲，这里面只怕有诈！”

“有诈又如何？”释印神笑了笑，大踏步进入道观。

修月当先引路。一路走去，观中空无一人，释印神心生疑惑，不由暗暗提防。

转过一道回廊，来到一扇门前，修月躬身让过，说道：“道长就在里面！”

释印神注视门户，并不推门入内。修月心生讶异，忍不住问道：“释先生，你……”话没说完，释印神双眉一挑，身上涌出一股煞气，山崩海啸一般向他压迫过来。

刹那间，修月就像是陷入了一只无形的大茧，口鼻窒息，呼吸艰难，但觉那股气势不住攀升，从四面八方向内挤压。修月不自禁步步后退，背靠墙壁，汗如雨下。他望着释印神，心中莫名恐惧，这男子俨然化身为山岳，巍然高耸，上接日月，自己在他面前，就如蝼蚁一般。

修月几乎昏了过去。就在这时，忽觉清风徐来，吹拂面颊，身心为之一轻，跟着一股柔和的劲气绵绵送来，有如一团棉絮，将他团团裹住。

修月缓过一口气来，但觉周围的气机一变而为二，忽刚忽柔，往来争锋。释印神的气势刚猛霸道，守如金城千里，攻如万军一向，那一股柔和之气看似一无所争，可是绵绵不尽、后招无穷。刚猛之气纵然凌厉，却如虎咬刺猬，全无下嘴之处；又如百战猛将陷入生死阵中，空有绝世武力，但却一无所用。

修月背靠墙壁，双腿一阵阵发软，那两股无形之气此来彼往，非但肉身压迫，更是精神摧残，刚柔二气像是两只巨手，将他握在手心恣意揉弄，不过片刻工夫，修月两眼发赤，口角流涎，脸上流露出癫狂之意。

“呔！”释印神双目圆睁，突然发出一声大喝，修月仿佛挨了一记闷棍，两眼一黑，昏了过去。

喝声一过，门前陷入一片死寂。过了良久，门内传出一声叹息，灵道人幽幽叹道：“释先生何苦连累他人？”

释印神笑道：“我本意试探，不想道长神通了得，使我欲罢不能。你我一旦交手，这小家伙也就走不了啦！”

灵道人沉默时许，叹道：“释先生武功虽强，可惜太过霸道。”

释印神笑道：“圣人曰，‘柔弱胜刚强’。道长的武功以柔见长，笃定能胜过我这霸道的武功了。”

“先生说笑了！”灵道人说道，“还请入内一叙。”

“好说！”释印神跨出一步，木门自行洞开。

室内空无一物，席地坐着一个道士。定睛看去，道士年不过四十，相貌清癯，须发如墨，双目灿如星斗，于昏暗之中闪闪发亮。

两人目光相接，便如磁石一般牢牢吸住。灵道人寂如木石，释印神的衣发却无风而动，旋风平地而起，刮得门扇来回晃动，突然“吱嘎”一声，门户终于关上。

释印神洒然坐下，笑道：“灵道长，你约我证道？”

“不错！”灵道人点了点头。

“敢问道长，是论口中之道，还是论手中之道？”

“何为口中之道？”灵道人微微皱眉。

“口中之道，吞山河，吐星斗，呼吸六合，笑纳百川，以沧海为佳酿，借天地为酒杯，食龙肝，饮凤髓，服不死之药，与日月同辉。”

“何为手中之道？”

“手中之道，持神剑，分九州，动摇五岳，超越七海，以昆仑为砥柱，振电光为缰绳，缚春秋，挽日月，系过隙之驹，如北斗之恒。”

“好大的气魄！”灵道人拊掌叹道，“纳万物于襟怀，运天地于诸掌，这就是释先生的道吗？”

“相去不远！”释印神微微一笑。

“这么说，先生另有其道？”

“周天日月，不过是万物之表象，此乃有形之道，不是无形之道。”

灵道人敛眉一笑，点头说：“贫道明白了，小象有形，大象无形，先生的道藏于山河天地之间，无所不在，又一无所见。”

“好个‘无所不在又一无所见’。”释印神拍手笑道，“那么道长的道又是什么？”

灵道人笑道：“释先生的道有手口之别，我的道也有手口之别。”

“好啊，说来听听。”

“口中之道，唱大风，决青云，引吭九霄，声动万里，以乾坤为肺腑，化虹霓为喉舌，吐龙吟，鸣鸾歌，听无韵之雷，得钧天之乐。”

“好啊，那么手中之道又是什么？”

“弹瑶琴，动八荒，颠倒六欲，勾引七情，以江河为丝竹，变洪洞为鼓吹，理阴阳，分参商，掬明珠之泪，映皓月之光。”

“有意思。”释印神笑道，“道长的道，莫非是音律？”

灵道人笑笑说道：“相去不远。”

释印神点头道：“小音可听，大音希声，道长的道藏于江海风云之间，我等身在其中，却又了无知觉。”

灵道人默然。释印神笑道：“灵道长，嘴皮子的功夫你我差不了多少，若要分出胜负，只怕还要再比一场。”

“释先生请了。”灵道人一手垂地，一手竖在胸前。

释印神哈哈一笑，左手紧握成拳，徐徐向前送出。他出手缓慢，但却带着一股劲风，势如龙蛇盘走，似左而右，似上而下，似直而曲，似慢而快，平平淡淡的一拳，却包藏了无穷的变化，足以克制天地间任何武功，对手无论如何应对，释印神都能抢先一步，将其牢牢克制。

灵道人眯起双眼，竖掌于胸，拳风及身，道袍随风起伏，忽涨忽缩，势如波浪。拳风遇上他的身子，仿佛激流漱石，滚滚流淌而过。灵道人神色不改，笑着说道：“释先生，这一拳可有名号？”

释印神笑道：“随机而发，谈不上什么名号，道长不嫌释某狂妄，就叫它‘大象无形拳’好了。”

“好一个‘大象无形拳’！且看我‘大音希声指’如何？”灵道人伸出五指，有如弹琴鼓瑟，轻轻向前一挥，送出一股柔和劲力。释印神见过石碑上的指力，不敢托大，收回拳招，挡住来指。

两股劲力相遇，释印神忽觉不妙，灵道人的劲力看似柔和，实则绵密无穷，起初似乎易与，可是一旦向前逼近，就会生出极大的阻力，势如绷紧了的强弓，蓄满了极大力量，一旦放手，立刻反弹回来。

释印神身经百战，遇上过不少高手，这些人一拳一掌，往往含有数重劲力，一重紧跟一重，势如江涛叠浪，使人应接不暇，可是这样的劲力难以持久，六七重已是极限，一过此数，势必衰竭。

灵道人的劲力却大不相同，何止六重七重，简直千重万重，每一重劲力均很柔和，可是前后相续，连绵不断，释印神冲开一层，又来一层，好比滴水穿石，逐点逐滴地消磨他的拳劲。

不多久，释印神内劲衰减，灵道人登时反击，一指点向他拳劲上的破绽。

释印神沉喝一声，第二拳呼地送出。灵道人反手格挡，两股劲力凌空相接，静室中起了一阵狂风。两人身形未起，双双向后滑出，瞬息之间，拳指密如急雨，交换了一百余招。

如此隔空交手，两人越退越远，不觉靠上墙壁，眼看墙穿屋破，两人忽又停了下来，双双低眉垂目，坐在那儿沉思默想。刚才一百余招，几乎穷尽了天下武功的变化，两人纵然武学渊博，一时也觉技穷，心中动念如飞，拼命思索对手的破绽。

两人陷入深思，生机内敛，静室仿佛一座墓穴，落一根针也能听到。过了一刻，释印神徐徐站起，右臂抡了一个半圆，一拳向前送出，拳劲凝固如山，向着灵道人徐徐推进。

灵道人飘然纵起，点出数指，指尖所及，释印神的拳风一阵扰动，一股内劲穿透拳风，直抵拳头，循着经脉冲向脏腑，释印神只觉浑身发麻，真气突突乱跳，似要破脑而出。

灵道人掌中带指，挥洒又来。释印神无法可想，全力反击，双方劲力相接，释印神又是一震，灵道人的指力余劲绵绵，几乎冲散了他体内的真气。

灵道人一占上风，不容对手喘息，奇招妙招层出不穷，身子犹似穿花蝴蝶，快中带慢，飘逸不群，招法绵密无间，势如流瀑飞泻，他的指掌掠空而过，风声中带着一股动人心魄的颤鸣，释印神身处其间，有如置身于一口嗡嗡鸣响的铜钟，心为之摇，神为之动，若非定力绝高，几乎把持不住。

静室横直不过两丈，释印神步步后退，很快退到墙角。灵道人的攻势却如江南五月的梅雨，飘飘洒洒，不甚猛烈，但却绵绵持久，不歇不休。

释印神出道以来，从未如此落魄。他倚在墙壁，高大的身躯缩成一团，苦苦支撑了二十余招，灵道人的攻势终于有所减弱。释印神一声沉喝，拳脚飞出，猛

烈如山奔海立，迅疾如电闪星驰，可是无论多快多沉，遇上灵道人的劲力，就如一块巨石落入了万顷湖水，水花猛烈，可也很快淹没。

释印神心生骇异，但觉生平所遇之敌，比起这个道人，统统都是三岁童子。更离奇的是，直到此时此刻，灵道人依然未尽全力。道人举手投足，潇洒写意，暗合一种极微妙的节奏，这节奏好比一张网罗，释印神不知不觉地落入其中，由对方牵着出手，不但毫不别扭，反而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意。

释印神心里明白，处处反其道而行，竭力摆脱灵道人的节奏。相持数招，他缚手缚脚，不但没能摆脱困境，反在那网中越陷越深。灵道人趁势而上，唰唰唰指掌齐出，一缕劲风扫过释印神的脸颊，半张脸麻木一片。

如此下去，必败无疑，释印神深吸一口气，转身出拳。灵道人觉出一丝破绽，欺身而上，一掌拍向释印神的后心，行将得手，忽觉一缕劲风射来，锐如钢针，正中他的手腕。

灵道人飘然后退，落在一丈之外，望着手腕不胜诧异：“释先生，这是什么武功？”

“无相神针！”释印神笑了笑，“三年之前，释某偶然悟出这门武功，不过今日之前，还未对人用过。”

灵道人沉思一下，点头说道：“你从穴道中逼出真气，真是一大创举，如此一来，你全身上下均可伤人，仿佛刺猬之刺，叫人无从下手。”

释印神笑道：“道长好见识，一眼就看穿了释某的底细。”

“虚室生白，无中生有，本就自古相传的大道。所谓大道至简，许多事到了顶尖儿，其中的道理也相差无几。”

“说得好！”释印神纵声大笑，“但不知，道长的武功是否也跟道理一样精妙？”说着踏前一步，手不抬，足不动，虚空中响起嗖嗖风声，真气化为千丝万缕，冲出他的周身百穴，粗粗细细，虚虚实实，有的如针如刺，冲开灵道人的掌力，有的仿佛绳索，凌空化为一张网罗，铺天盖地般笼罩下来。

劲气布满静室，灵道人站在原处，纹丝不动，面孔有如止水，袖袍鼓荡而起，形如一只傲岸不群的飞鸟，迎着漫天劲气，口中吐出两字：“灵飞！”

话音未落，狂风大作，两股绝世大力撞在了一起，尘屑冲天而起。烟尘中，两道人影越来越淡，化为流光幻影，直到完全消失。

楔子	—	001
第一章	—	001
金陵歌舞	—	001
第二章	—	023
紫禁深深	—	023
第三章	—	052
东岛三尊	—	052
第四章	—	072
灵道石鱼	—	072
第五章	—	095
有女灵苏	—	095
第六章	—	117
知音可赏	—	117

— 第七章 —

遇
难
呈
祥

138

— 第八章 —

星
隐
真
人

162

— 第九章 —

唇
枪
心
剑

190

— 第十章 —

辩
折
群
雄

216

— 第十一章 —

力
挽
狂
澜

230

— 第十二章 —

孤
岛
无
双

249

— 第十三章 —

剑
奔
星
斗

272

金陵歌舞

第一章

花开花落，云逝云飞，宋、辽、金、元走马即过，四朝兴亡、万民生死，数百年光阴流转，不经意间，已是大明洪武二十七年。

乘黄观一战早已化为陈迹，天下换了主人，独有长江奔流一如昨日，江涛滚滚，连接秦淮河水，蜿蜒绕过京城脚下，河水静如不流，就像是一片碧绿的翡翠。

河畔响起了一阵歌声：

“绿丝低拂鸳鸯浦，想桃叶，当时唤渡，又将愁眼与春风，待去；倚兰桡，更少驻。

金陵路，莺吟燕舞。算潮水，知人最苦，满汀芳草不成归，日暮；更移舟，向甚处？”

卖唱的一老一少，唱曲的老者六十许，枯瘦精神，吹笛的少年不过十四五岁，鼻挺目透，肤色白润，浓黑的长眉左右飞挑，一股锐气洋溢眉梢。

丁零当啷，铜盘里掉下来几枚制钱，闲汉们嘻嘻哈哈地一哄而散。老者拾起铜钱，数了数，抬起头来，望着远空悠悠出神。少年放下笛子，奇怪地道：“老爹，你看什么？”

老者沉吟不答，少年循他目光看去，西天尽头，一片长云火红带紫，宛如火焰中凝结的血块，他心头一动，轻声说：“这云怎么了？颜色可真怪！”

“天在烧呢！”老者长叹一声，站起身来，“今天散了吧！”

“这几个钱？”少年皱一皱眉，“还不够吃饭！”

“我累了。”老者嗓音嘶哑，背过身子，“这几文钱，你先拿着！”

少年接过铜钱，目送老者远去，轻轻欢叫一声，两眼左顾右盼。忽听有人叫道：“乐之扬！”墙角里跳出来一个少年，八字眉，尖下颌，一双眼溜溜乱转，见面就嚷：“乐之扬，我等你老半天了，就听你呜呜鸣地吹个没完！”

乐之扬笑道：“江小流，急什么？天还没黑呢！今晚干吗，去夫子庙看戏，还是上悬河楼听书？”江小流咳嗽一声，说道：“今晚有《单刀会》，关老爷的大刀耍得痛快！”乐之扬掂了掂手里的铜钱：“看戏不够，还是听书吧！”

“扯你娘的臊！”江小流两手叉腰，“谁说看戏要花钱？你问问这河边的人，哪一个敢收我江爷的钱？”

乐之扬探头一看，惊叫：“啊哟，你妈来了！”

江小流头也不回，拔腿就跑，跑了几步，忽听乐之扬哈哈大笑，醒悟过来，回头怒骂：“乐之扬，你狗东西骗人……”

“我骗你干吗？”乐之扬笑道，“你妈刚才还在，怎么一眨眼就没了？糟糕，没准儿掉河里了。江小流，你快点儿跟下去，要不然，伯母可叫王八驮走了！”

江小流的父亲在河边的青楼里打杂，乃是下九流中的末等，大号“龟公”，小名“王八”。江小流一听这话，张牙舞爪地扑了上来。怎奈乐之扬身手灵活，闪身让过一扑，脚下使绊，江小流仗仗似的蹿了出去，一头撞在墙上，登时头晕眼花。正要转身，忽觉头皮生痛，头上的丫髻落到了乐之扬手里，他反手要打，乐之扬轻轻让过，从腰间摘下竹笛，狠揍他的屁股。

江小流无从躲闪，痛得连连跳脚：“哎哟，别扯头发，哎哟，轻一些，别打重了……”

乐之扬又揍了两下，才将他放开。江小流左手挠头，右手揉弄屁股，心里一半是惧，一半是怒，粗声大气地说：“乐之扬，你爹也是个臭卖唱的，大家都是下九流，谁也强不过谁！”

乐之扬摇头说：“我没爹！”江小流怒道：“骗鬼，乐老头不是你爹，难道是你儿子？”乐之扬漫不经心地说：“他是我义父，我是他捡来的！”

江小流一呆，两人结识以来，这事儿倒是第一次听说。他盯着乐之扬，心想自己出身微贱，终归有爹有妈，撒谎精是个孤儿，真真叫人意想不到。

夕阳落山，秦淮河喧闹起来。一叶小舟披着薄雾从两人身边驶过，一个白衣文士站在船头，面如冠玉，须似墨染，腰间一枚翡翠玉佩，上面镶了一颗鸽子蛋大小的明珠。

“好家伙！”江小流见识不凡，“这一块玉，一颗珠子，买得下半座群芳院了……”话音刚落，白衣文士掉头望来，目光凌厉如电，在他脸上转了一转。江小流只觉面皮发麻，心里一阵恶寒，这时文士又回过头去，观望两岸的风景。

江小流回过神来，低声说：“这酸丁看我干吗？”乐之扬笑道：“你的贼心贼胆挂在脸上，任谁一瞧，就知道你心怀不轨！”

“放屁！”江小流啐道，“少爷我又不是三只手！”

乐之扬笑道：“你是八只手，跟元阳观的八臂哪吒差不多！”

江小流听他将自己比作哪吒，先是一喜，跟着又是大怒：“乐之扬，你才八只手，你他娘的才是螃蟹呢！”

到了夫子庙，天已黑尽，月出东山，浅浅淡淡，弯如蛾眉。戏园子里张灯结彩，一个老生的声音远远飘来，咿咿呀呀，苍凉不胜：“大江东去浪千叠，引这数十人，赴西风，驾着那小舟一叶……”

戏园门前人潮进出、华服俊彩。两人囊中羞涩，不走正道，一溜烟过了乌衣巷，绕到戏园子背后的小巷，巷子里有一棵大树，年代久远，轮困如盖，想必是当年谢安石乘过凉、刘寄奴聚过赌的。

两人手足并用，一口气儿爬上树，坐在枝丫中间，前面的戏台一目了然。

望着树下乌压压的人头，江小流只觉痛快，低声笑骂：“这些狗东西，有钱看戏就了不起吗？哼，我起身一泡臭尿，把他们统统淹死！”乐之扬笑道：“这就叫‘关老爷单刀赴会，江小流水淹七军！’”

“不敢当！”江小流摆了摆手，“水淹七军那也是关老爷，嘻，我比他可差得远！”

乐之扬笑了笑，目光投向戏台。台上的关公红脸长须，一口大关刀使得流光滚雪，一边周仓的胡子也被刀风刮得凌乱飞舞，看到精彩处，下边的看客连声叫好。

江小流眉飞色舞，手肘拐了拐乐之扬，低声说：“我看那是纸糊的假刀，关老爷的真刀八十一斤，凡人哪能舞得动？”

乐之扬说：“真刀假刀，你挨一刀不就知道了？”

江小流怒道：“要是真刀，小爷我不死透了！”

“不见得！”乐之扬说，“你身上有一个地方，真刀也无可奈何。”

“什么地方？”江小流奇怪地问。

“脸皮啊！”乐之扬笑道，“你这张脸又厚又硬，什么宝刀也砍不进去！”

江小流大怒，正想回骂，忽听“叮”的一声，微微刺耳。台上的关公脚步一乱，手中关刀向左偏出，险些砍中了身后的周仓。周仓吓得一哆嗦，慌忙倒退两步。

江小流“咦”了一声，说道：“邪了门了，关公砍周仓，这唱的是哪一出？”

“这算什么？”乐之扬接口说道，“我还见过张飞借东风呢！”

江小流瞅他一眼，哼了哼道：“你见过老虎打武松没有？”